

长势喜人

刘庆——著



作家出版社

长势力喜人

刘庆——著

长势力喜人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势喜人 / 刘庆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63-9616-5

I. ①长…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6898 号

长势喜人

作 者: 刘 庆

封面手绘: 李 晨

封面题字: 张智勇

责任编辑: 懿 翎 徐 乐

装帧设计: 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03 千

印 张: 14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616-5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3
第四章	47
第五章	68
第六章	83
第七章	89
第八章	92
第九章	110
第十章	118
第十一章	127
第十二章	131
第十三章	138
第十四章	149
第十五章	155
第十六章	160
第十七章	166
第十八章	178

第十九章·····	185
第二十章·····	189
第二十一章·····	201
第二十二章·····	206
第二十三章·····	212

楔子

最初是几个迷恋过演讲技巧而又对自己十分自信的年轻人，在其他生意上的尝试失败以后，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行当。很快，他们便狂热地将这项活动开展起来。他们在海边偏僻的疗养地，在城市附近的山谷里，在废弃的防空洞和山洞里，甚至就在市中心一处密封极好的房间里，举行各种规模的潜训集会。这种集会也被称为“老鼠会”，来参加的人有大学教师、政府职员、家庭妇女，一些大学生和消息灵通的农民也加入其中，甚至还有军官和警察。等那些卖菜的和卖鸡蛋的也参加进来的时候，这种潜训差不多每天都有了。他们在山谷里振臂高呼，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仇恨和激情。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妇女最先晕倒了，她们甚至从来没有在性生活中产生这样的快感。最坚强的男人也会被激动得哭泣。晕倒的人会被抬出去，进行简单的救治。据说在一次篝火集训中，一个妇女就这样倒进火堆，再也没有醒来。一个主训师在训话中声嘶力竭，当场口吐鲜血。他患过小儿麻痹，喜欢音乐。他总是在雨天乘上公共汽车来到郊外，走进路边的杂草中故意让草叶将脚踝划伤，一边体会着伤痛，一边借此怀念他的母亲。可是他现在成了成功人士，受到了广泛的尊敬。在大街上也会有不相识的姑娘和他拥抱，颤抖着说是他的学员。其实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女学员们因激动而红润的脸。一九九六年，最受欢迎的歌曲是《男儿当自强》和《真心英雄》，从来没有哪一首歌的歌词会这样打动人心，让人热情澎湃。

一九九六年，传销这种商业运作方式在我们的城市乃至全国，终于遍地开花了。两年前，在购买原始股的风潮中，连街头给人看相算命的老太太也卷入其中，她们一边进行交易一边奉承对方，买到假股票就在地下商场的入口处痛

哭和抽搐。而传销热完全超过了股票热。后来，连一些丧失医德的医生也加入了。他们利欲熏心，不计后果地向病人们推销价格翻番的保健品。一个传销商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批评文章，她立刻赶往报社，将一些补钙的药粉强行倒入那个写稿记者的开水杯，导致他流了三天的鼻血。这个妇女的壮举被差劲的潜训师们写进了教案。当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纯属小儿科。他们热切地盼望有人能为潜训发明更多更有吸引力的游戏。并且私下发誓，如果有人能做出贡献，他们每个人都会尊他为这个行当的大师。

人们盼望大师，于是，大师就出现了。

第一章

他真实的生活经历和后来人们听到的完全不同。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六十年代末期，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已不再局限于政治方面的诋毁和攻击，更有力量的是指责对方生活方面的腐化和堕落。这个时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由于习惯了批斗的程序和对正义有序更加充满信心，相信噩梦终将过去，他们不再轻易地自杀。法院门口贴出的布告上犯下强奸罪的人比反革命罪高出一倍。女知青遭受掌握微末权柄的人凌辱，甚至被奸污。在农民的眼里，她们却和犯了生活作风问题的人一样抬不起头来。妓女这个行当在建国之初就被禁绝，妓女们都被改造成自食其力者并重新做人。而十年过去，这个称呼又被翻腾出来，被当做参照系和一个新称呼进行比较，这个新称呼就是“破鞋儿”。

李淑兰就是这样一个被称为“破鞋儿”的人。她曾是下乡知青，在乡下待了两年，她能弹一手好扬琴，就经常被请上台在批斗会上为农民们演奏。她的肤色黝黑，更适合乡下人健壮的审美标准。一个退伍兵偷偷地爱上了她。他们便经常地一起交流学习《毛泽东选集》的心得。有一天退伍兵送给她一枚漂亮的主席像章，然后强奸了她。关键是她并不爱他，她发现身体出现了变化，她怀孕了。她向组织上汇报了退伍兵的问题，那个男人就被投进了监狱。可是她这个受害者并没有得到多少同情，退伍兵的母亲见到她就流眼泪，而他的弟弟则偷窥她小解。她再也忍受不了乡下人对她的指指点点，再也忍受不了鄙视和淫猥的目光，于是回到了城里。她的母亲费了很大的周折将她安排到副食商店，然后和她的父亲离了婚。李淑兰被分配到肉食品柜台卖肉，她的妊娠反应期迟

迟不过，且越演越烈，发展到一闻肉味就受不了，见到肥肉就呕吐不止。工作没几天，她只好请假回家休息。她住在父亲家里。她的父亲是一个粮库工人，身体高大健壮，喜欢酗酒。一个冬天的夜晚，她被冻醒了，发现她的被给掀开了，而醉醺醺的父亲正贪婪地盯着她的大腿和腹部出神。她吓得惊叫起来。为了不让父亲难堪，当晚她便搬了出去。恰好有一个男同学独居，他接纳了她。男同学对她很有情意，睡觉前总是抚摸她隆起的腹部，小心翼翼地害怕弄疼了她。可是他不愿娶她，她就又搬走了。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她终于决心嫁给汽车厂的一个老嫖夫。他十分厚道，是个瘸子，右眼视网膜脱落，工作极其认真，是公认的劳动模范。成亲的那天夜里，丈夫搂着她哭了半宿，像孩子一样吮吸她的乳房，眼泪和鼻涕从她发亮的腹部流下去，将臀部下面的褥子都弄湿了。她讨厌而怜悯地抚摸他半白直硬的头发，他正将头埋在她的两腿之间贪婪地嗅着。她想，她总算可以松口气去医院生产了。

在医院里，她因为失血过多昏迷了三天，她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还见到了她的父亲。粮库工人背驼了，苍老了许多，可怜巴巴地拎着一网兜苹果和鸡蛋站在门口，她向他啐了一口。可她的丈夫却兴高采烈地将那些水果收了下来，他站在那里，甚至比她的父亲还要苍老，还要猥琐，脸上堆着肥腻的笑容，就像一块冷冻的肥猪肉。她忍不住一阵恶心，下决心出院之后就离开他。她如愿以偿地离了婚。经历了三个男人，多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她背上恶名，到了这步田地，她没办法再在乎什么名声了。她让儿子姓了自己的姓，从那以后，再没见过她的父亲。

李颂国从小就习惯了人们的奚落和谩骂。跟在母亲的身后在街上走，他总是左顾右盼，不放心地回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小孩子从哪个角落钻出来，一边扬沙子，一边大喊：“破——鞋——儿，破——鞋——儿。”每当这时，李颂国就看见母亲咬紧嘴唇，面色苍白，拉着他加快脚步。有一次，他单独溜到街上，一群孩子拦住他，将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绢用杨树枝挑到他的鼻子底下，他嗅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他们逼他承认这块手帕是李淑兰的，他不承认。他们又轮流放在鼻子底下嗅了一圈，再次认定就是李淑兰的。并答应只要他承认，过年的时候将不再把穿天猴爆竹对准他家的窗口燃放。他拒绝了这种诱惑，

他给推倒了，揍得口鼻出血。李淑兰抱着儿子痛哭了一场，然后给他弹奏了一曲扬琴，琴声叮叮，十分悦耳，他就在琴声中睡着了。李淑兰拭去儿子腮边的泪痕，看见儿子在睡梦中笑得十分开心。

李颂国渴望加入小伙伴们的队伍，他改变了策略，开始偷偷地拿家里的一些小东西向那些孩子讨好，献殷勤。这种办法果然奏效，很快他就被准许和她们一起去滑冰了。街头的的一个马葫芦失修跑水，那里便成了天然的冰场。孩子们到那里去溜冰车和打冰嘎儿。一天早晨，他们发现冰场被前街的孩子占据了。他们下决心午饭时将冰场破坏掉，在一个拿着冰穿子的孩子的带领下悄悄地赶到了那里，李颂国跟在队伍里，他拿的是一把煤铲。他们刚在冰上刨了几个坑，前街的孩子到了，一场斗殴就这样开始了。这场斗殴还惊动了大人，大人们加入进来，两条街道间展开了械斗。械斗因后街的一条冰穿子刺进前街一个男人的喉咙宣告结束。人们吃惊地看见那个流血的喉咙竟然还冒出了一团吃进去不长时间的土豆丝。

夏天，邻居小峰的表哥从一家仪表厂偷出来一块盘子大小的“火镜”，他将“火镜”对准墙上的大字报，墙上的纸呼的一下子着了火。知道了这个消息，半条街的孩子都来了。只要奉上一根冰棍，自己找一小块纸来，就被允许照上一小会儿。李颂国也来了，经不住诱惑，他也买了一根冰棍，并将包装纸小心地叠好。等排到他，小峰的表哥却变了卦，除非李颂国照他说的去做，他让照哪就照哪，否则这个游戏就不准他参加。他同意了。小峰的表哥让他照的是李淑兰的屁股。事实上，他只是摸着了玻璃的边，“火镜”由那个坏小子一个人端着。李淑兰正在往铁丝拉成的晾衣绳上挂衣服，她的屁股已有些外泄，显得宽大而色情。她不知道她的屁股成了坏小子们攻击的目标，最初感到灼痛，她只是用湿手摸了几下。后来，她突然大叫起来，李颂国亲眼看见母亲的屁股上冒出了青烟。他吓坏了，张着嘴，呆呆地站在那。他身边的坏小子们早已一哄而散。李颂国看见母亲向他奔来，李淑兰的脸被疼痛和恼怒扭曲得变了形，鼻子尖上的几粒浅麻子涨得通红。她给气坏了，没想到疼爱的儿子也会暗算她，她劈头盖脸地抡起了巴掌。她奇怪儿子没有哭，他给吓傻了。李淑兰在街头骂了一阵，回到家看见儿子正在床上抽搐，身上源源不断地冒着冷汗。她吓得不轻，

赶紧背上他跑去医院。到了医院，她已不像方才那样担心，医院里已收治了十几个相同症状的孩子。李颂国患的不过是一种流行感冒。患病的孩子每人被注射了一针疫苗，然后让家长带回去了。又在床上躺了十天，李颂国的左腿肌肉出现萎缩，开始不好使了。那时候还没有医疗事故这种说法，人们对医生们深信不疑，只有实施绝育术的医生才会受到敌视。即使出现了误诊，也没有谁想着去打一场官司。有一个孩子小肠疝气，一个实习的护士给他打了一针，注射到一半发现药拿错了。她慌忙拔出针头溜了出去，结果那个孩子死掉了，孩子的父母向医院提出的要求仅仅是免费使用太平间。他们痛不欲生，他们自认倒霉。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李颂国成了那个时期医院造成的小儿麻痹症患者中的一个。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走路了，他的左脚背歪向里面，左腿发育严重畸形。

直到冬天，李颂国才能下地行走。一天傍晚，母亲带他去浴池洗澡。李淑兰把梳子别在头发散开的头顶，左手将红色的脸盆卡在腰间，右手拉着儿子。他的手莫名其妙地前后摆动，手擦过年轻母亲的臀部，李淑兰结实的臀部上有一个五分硬币大小的黑点，那是夏天时被火镜灼烧的痕迹。母亲对小孩子奇怪的举动毫无察觉，她就那样自然毫无羞耻地向前走着，走进弥漫水汽，晃动着裸体，迸溅着水花的浴室。眼前的情形令他震惊极了，他还不知道怎样管住自己的眼睛，他开始东张西望，李淑兰的表现还是那么粗心，她只是责备儿子的胳膊抬得不高，没办法往他的腋窝里打肥皂，后来叮嘱他不要乱跑，便自顾洗起头发。李颂国悄悄地离开了母亲，在浴室里走来走去，他的头有些晕。

骚乱的起因是浴室来了一个和他一般高的女孩，跟在一个胖大的女人身后。女孩显然对他的存在感到吃惊，小脸涨得通红。“咦，你怎么不走了？”胖女人顺着女儿的目光看见了三米外的小男孩。

“这么大的孩子就知道害羞了。”女人笑着对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说，“不怕，他要是敢闹人，咱把他的小鸡给割下来。快点，一会儿就没热水了。”

“可他是男生。”女孩低声说。女人拉了她两次，女孩就是执拗地不肯往前走，惹得她怨气上来，她甩开女儿，然后冲里面大声喊道：“这么大的男孩子也往女浴室里领，这个小瘸子是谁带来的？”

“我领来的，怎么了？”李淑兰立刻出现在儿子的身后。

胖女人不满地说：“我要是你，就让他爸爸领他去男浴室。”她噤了口，认出了站在对面的人，慌忙拉着女儿躲开了。李淑兰轻蔑地啐一口，将儿子拉到淋浴喷头底下。

事情本来可以这样过去。李淑兰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会报复那个羞辱他的胖女人，可他确实这么干了，干得充满天才，干得充满才智。为了找到机会，他表现得十分乖顺。恰好那个胖女人一边打肥皂一边从他的身边走过。趁对方不备，他飞快地将谁剩下的一小薄片肥皂扔到胖女人前面。他看见胖女人踏在那小片肥皂上，正像一座肉山一样倒下去。他吓得闭上眼睛，闭眼的一瞬，仿佛有一只麻雀从四仰八叉的女人的腿间飞起。他睁开眼睛，发现他看见的不过是一丛大人们都有的茂密的毛发。李淑兰无意中看见儿子扔下那块肥皂，她还没来得及叱责他，那个人已经倒了大霉。李淑兰扬起巴掌，蓦地看见儿子腿间软枣样的东西此时竟昂扬着变成了一条小棍。她的脸腾地红了。儿子贪婪地看着地上的女人，她两腿之间的褶皱令他震惊极了。她强行扳过他的脑袋，拉上他逃也似的快步离开了浴室。浴室里胖女人大声骂着乱扔肥皂的缺德鬼，换衣间的这一对母子不及身上晾干，便胡乱地套上衣裤，仓皇地离开了。回家的路上，李淑兰一言不发，儿子虚虚地拉着母亲的手，心中忐忑不安。

下雪了，雪踩在脚下沙沙地响，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很远处才有两个人急匆匆地走着。树有时不由自主地动一下，抖下许多浮雪。他们走到街角，一个男人刚好从一棵树后转了出来。他穿着一件旧棉袄，胡子挺长，没戴帽子，猪尿泡一样的光头上长个挺大的肉瘤。他和这对母子走了一个对面，那个男人慌忙低下头，闪到一边。等他们走过，他却跟了上来。他躲躲闪闪，小心翼翼，和这一对母子保持着十步远的距离。小颂国的脖子后面嗖嗖地游走着凉风，李淑兰也发现了那个男人，她抓紧了儿子的小手。他们来到一处路灯下面，借着昏黄的灯光，李淑兰忽然转回身，后面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条空荡荡落雪的街道。附近的一家街道办的纸盒厂里有人大声唱着一段京剧，“壮志未酬，遭枪杀，血溅荒丘，那贼矿主心比炭黑又下毒手，一把火烧死了我亲娘弟妹，一家数口尸骨难收。”是京剧《杜鹃山》中的一段著名的唱段。歌唱者的嗓音有些嘶

哑，高亢的地方却滑下来，就像一个响了半声的哑屁。回到家里，李颂国看见李淑兰坐立不安。她想换件衣服，衣服脱了一半，她忽然停下来。李颂国慌忙低下头，他知道母亲在看他。李淑兰将衣服重新穿好，把扬琴放在饭桌上弹了几下，叹了口气，将灯关掉了。

门在半夜时被敲响了，声音很轻。李颂国早已习惯了他睡下之后的敲门声，许多次他从睡梦中醒来，还会听见李淑兰和一个男人的喁喁私语和低声调笑，除非冻得发抖，他会忍着不翻一下身，就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有时，李淑兰的心情不好，会拒绝敲门的男人进来。一般的情形下，门外的人敲了几下没见反应便匆匆地走掉了。可是这次有些不同，门外的人敲得极有耐心。李淑兰终于忍不住，她冲门口的人骂了一句：“敲你妈敲，老娘没心情。”敲门声停了，却没听见走开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敲门声又响起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费劲巴力地挤过门缝，“淑兰，我是赵建。我是赵建啊，淑兰。”门外的声音抽泣起来，“我知道那个孩子是我儿子，你让我看一眼。”

“这家不姓李，你走吧，这里也没有你的儿子。”李颂国听见了李淑兰的声音哽咽。

“你就是李淑兰，要不你怎么知道我找的人姓李？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也知道你恨我。你可以不承认你是李淑兰，可是你的琴声不会骗我。你把门开开，我快冻死了，三天水米没打牙，我快饿死了。”

李淑兰站到门口，冲外面喊道：“我是李淑兰又怎么样，你毁了我的青春，还不够吗？”

门外的人给吓坏了，低声恳求道：“你小声点，求你小声点好吗？我妈去里面看我的时候告诉我了，说你把孩子生下来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想看看我的儿子。”

“你走吧，你要不走，我就喊人了。我们外的仓房里有冻着的豆包，你拿上几个走吧，全当我喂狗了。”

哭声停了，门外的人犹犹豫豫地跺着脚，他可能真给冻坏了。片刻之后，脚步踏在积雪上的咯吱声渐渐远去了。天亮前，儿子从睡梦中醒来，他的手触到了母亲的乳房，李淑兰赤裸着身子将儿子紧紧地搂着。李颂国小心地将手移

动，李淑兰的臀部光滑而富有弹性。见母亲没有反应，他的胆子大起来，果断地捉住了一只乳房。这时，他发现母亲的枕头是湿的，接着一颗滚烫的泪水落在他的脸上，他吃了一惊，李淑兰不知什么时候抬起了身子，一边无声饮泣，一边看着儿子。

三天以后，颂国再次见到了那个男人。几个孩子到废弃的水塔下面去玩攀援比赛，第一个登高的孩子一摸到水塔上的铁梯，手立刻给铁条粘住了，他大喊起来。一个头脑灵活的孩子看见脚边有一个雪堆隆起着，以为是一块木头。可他扒出来的是一具死尸。他们吓坏了，大叫起来，跌了一个又一个的跟头。死者身份被证实了，他是一个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强奸犯，警方已经追捕了十几天。李淑兰拉着儿子站在人群的最前面，她围着一条围脖，遮挡着紧咬的嘴唇。她的手在颤抖，像捧着一块滚烫的红薯。有上百人目睹了那可怕的一幕。死者被掸掉雪沫，露出了一张青紫的脸，他光头上的肉瘤却长出了青青的头发茬。死者的上衣被树枝刮破了，腰间系着一条草绳。尸体由两个人抬着，前面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支五四式手枪，尸体被抬到车前，抬的人一使劲，咚的一声，砸在卡车的铁皮车厢板上，尸体冻僵了，就像一截……一截木头。这时，有一样东西从死者的衣袋里掉了出来，滚出车厢，又一直向人群中滚去。人们叫喊着闪开一条路，那东西陀螺一样一直向前滚，滚到李淑兰脚下。李淑兰看清楚了，那是一个冻得像秤砣一样的黏米豆包。她将豆包捡起来，捧在手上，她看见了上面白色的牙印和污黑的血痕。她给烫着了，豆包掉下去，她恐惧地瞪大眼睛。旁边的人将她扶住，可她并没有倒下，她的叫声一声比一声高，后来她奔跑起来，风一样地奔跑起来，她的裤脚带动一溜浮雪，就像两条不规则游动的蛇。

春天的时候，李淑兰觉得再也无法在原来的房子里生活下去，积雪消融了，垃圾堆下面形成了漂着一层蓝色油污的水洼，里面漂着一只褪了颜色的旧拖鞋，死狗的脏肚皮像一只旧排球。李淑兰决定搬家，她在城南又租了一处房子，房子的采暖设备十分糟糕，好在冬天已经过去。

天气一天天转暖，街上的榆树挂满了嫩黄色的榆钱。这一天，李淑兰领着

儿子走在大街上，儿子忽然站住了，李颂国盯着自己残腿下面的脚趾，发现左脚小脚趾的趾甲盖是两半的，紧张的泪水溢满了他的眼眶。李颂国性格中忧郁的部分显现得越来越明显了。他敏感、脆弱，容易受到伤害。李淑兰想，应该送他上学了。

李颂国的快乐时光来临了，虽然仅仅过了两年便因李淑兰周期性的精神失常愈演愈烈而宣告终止，但这段短暂的时光回忆起来他就幸福得想哭。

李颂国的学校附近有一个老虎公园，公园里原来有三只老虎和一只孔雀，一九六二年，这几只老虎因为生活奢侈和食量太大被枪毙了。一只老虎每天都要吃掉半只羊和十几只鸡，一九六二年是个灾年，粮食短缺使人们患了浮肿病，人们担心的是下顿吃什么，没有人去关心市政府枪毙老虎的举措是否正确。没了老虎，老虎公园只剩下了一个虚名。公园围着一圈油漆斑驳的铁栅，里面杂草丛生，游人很少光顾。喜欢来这里的只有附近这所小学的学生，他们在下午三点之前逃离学校，趴在草丛里等着看热闹。

城里一半以上的群殴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平均两天一场。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发生在秋天。李颂国和两个同学终于等来了一场大仗。双方足有二百人，其中一方胳膊上扎着白毛巾，穿黄军装，帽子用手绢顶起来。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军用的小战锹，双方发起冲锋。可是没过几分钟，公园的小路上响起了摩托车的声音，三名警察最先闻讯赶来。警察向天空鸣枪示警，殴斗的双方并没有停下来，他们熟知警察们虚张声势的做法。没想到这次出了意外，警察的三轮摩托翻了，朝天的枪口平射起来，击中了一个人的右腿。他们这才奔跑起来，不是一伙的也朝一个方向跑，警察认准人数最多的一拨开足马力追下去。转眼间，战场上只剩下一片狼藉。几个孩子冲出来，捡了两顶军帽和三条毛巾。最多的战利品是铁锹，光这一次颂国就捡了十几把小战锹。公园附近的人家挖菜窖用的锹一多半是这么捡来的。

除了群殴事件，公园里每年还会发生几起凶案。有一天早晨，李颂国在公园凉亭的石台上看见了一个姑娘在读书，晚上他跑过那里，姑娘仍然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他认定出了事，他找来在公园外面下棋的老头，老头又找来警察，发现姑娘早已死去，她的天灵盖上钉着一枚铁钉。奇怪的是他一点也没有感到

害怕。他仍旧到公园里去，有两次他真的碰上了麻烦。他两次遇见的都是同一个人，那个人有二十多岁，脸上有一条伤痕，忽然从树后转出来将他叫住，“你站在那！”他就站住了，心怦怦直跳。“小瘸子，把你兜里的钱掏出来。”他的口袋里只有五分钱，青年人将钱拿去，踢了他一脚让他走开。那个人穿着大拇指脚趾和其他脚趾分开的黄胶鞋。那个时候，这种抢劫方式叫做“翻兜儿”。

他记住了这个人的长相和他的胶鞋。十天后，他又在同一个地点看见了那个人，正坐在一棵树后把手伸进裤裆里玩着自己的生殖器。他吓了一跳跑开了。一个小时后，他听见公园里传来哭叫声，他想快点去看个究竟，无奈拖着一条残腿怎么也跑不快，他几乎要急哭了。被殴打的正是那个青年人。抓他的是公园当年负责给老虎配种的管理员，他的妻子去厕所小解，猛一抬头，看见厕所的间壁有一只瞪大的眼睛，她喊叫起来。她的丈夫从另一边冲进厕所，那个患有窥阴癖的家伙仍然一边看一边手淫。管理员按住他，他快活地叫了一声，精液像子弹一样喷射到挂着尿渍的墙上。管理员的妻子又叫来几个人，他们打了那个家伙一个小时，然后找来一个装满盐水的罐头瓶拴在他的腰上，将他的生殖器泡在盐水里。傍晚，颂国和几个伙伴又去看了一次，年轻人仍然无法行动，痛苦地以难看的姿势躺在那里。

他们以最快速度给这个倒霉的家伙起了个外号——“大电棒”。“大电棒”求几个孩子帮他把瓶子解下来，后来他降低了要求，同意他们把瓶子砸碎。李颂国拿起一块石头胆战心惊地凑上去。公园的落日映在瓶子上，里面的东西像泡在白酒里的颜色很差的老人参。他们叫他“大电棒”并不贴切。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大电棒”艰难地叉开双腿，示意他快砸，然后将头扭在一边。李颂国的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报复的快意，他的手高高扬起，用了最大的力气。叭的一声，瓶子里的水迸溅开来，接下来是一声惨叫。只见“大电棒”全身抽搐，血如泉涌，生殖器的龟头部分被碎玻璃生生切掉了。几个孩子见闯了大祸，扭头就跑。“我的鸡巴断了，我的鸡巴断了。”在他们身后，哀号声十分惨痛。

他们跑到公园外面，站成一排冲着栅栏小便，李颂国意外地看见他的东西上面竟然多了一圈红色的印痕。他认定这是一种预兆，预兆着迟早有一天会被谁将他的生殖器从这里截掉。一连几天晚上，他都梦见一把刀凉飕飕地从胯间

划过，他从梦中醒来，大汗淋漓，双手死死地握住他的命根子。

同样的梦境他十二岁的时候又重复了一次，当时他在一间热腾腾的浴室里，里面挤满了裸体的男人和女人。他正东张西望，一个人上前抓住他，利索地将手一挥，他被割断了，断掉的部分像青蛙一样在地上跳着舞蹈，他看见了向他施暴的女人和她腿间的一处阴影。他感到一种愉快的抽搐。醒来，他的褥子湿了。他以为自己尿床了，巴不得自己发高烧，好让滚烫的身子将褥子烘干。这时他才将那个女人的胖脸和多年前浴室里的一幕联系起来。这就是他第一次遗精的过程。他比同龄的男孩的身体发育要早，当他们还对女生嗤之以鼻的时候，李颂国早就被女孩们廉价的脂粉香熏得头痛。他为自己的眼睛离不开女同学悄悄发育的胸部而痛苦不堪。

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了一个三岁大的女孩，他给她一块糖，把她抱起来。他哄她在马路上玩了三个小时，压抑着把手伸进她裙子里的邪念。好几次他把她举过头顶，女孩穿着红色的小裤衩，女孩被他逗得咯咯笑个不停。女孩长着苹果一样的圆鼓鼓的小脸，腆着个小肚子。他抱起女孩打转，女孩黄色的裙子旋转张开，就像一株刚刚盛开的向日葵。后来，女孩的妈妈来了，她是一个穿着格子裙的肤色白皙的妇女，待人温和，怜爱地拍拍他的脑袋，让女孩喊他哥哥，和他道再见。看着母女远去的背影，他伏着树干哭了。他想起了他的母亲李淑兰。